



家庭纪事

阿克萨柯夫著

С. Т. Аксаков
СЕМЕЙНАЯ ХРОНИКА
ДЕТСКИЕ ГОДЫ БАГРОВА-ВНУКА
ВОСПОМИНАНИЯ

根据 Oxford University 版 J. D. Duff 译本 A Russian
Gentleman (1917), Years of Childhood (1923),
A Russian Schoolboy (1924) 译出

家 庭 纪 事

(三部曲)

〔俄〕阿克萨柯夫著

汤 真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22.75 字数 537,000

1981 年 9 月新 1 版 198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,000 册

(原新文艺版)

书号: 10188·245 定价: (六)2.25 元

目 次

第一章 中学。第一段时期	1
第二章 在乡下的一年	53
第三章 中学。第二段时期	76
第四章 大学生活	129
附注	167
重版后记	169

第一章

中学。第一段时期

一七九九年的仲冬，我們到省会喀山去旅行。①当时我八岁。天气非常冷；我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，才找到了預先定好的寓所。这是阿列斯托夫太太、一个官吏的妻子的一幢小屋中的两个房間；房子在市內地段很好的格魯吉亞街上。我們乘着自己的三匹馬并肩拉的鋪着草席的普通雪車，到达时已經近黄昏了；我們的厨子和一个女仆比我們先到喀山。最后的一站路很長，而我們为找寻我們的寓所，在城里又兜了好几个鐘头，再由于我們这几个乡下仆人呆笨，耽擱了不少工夫，——我記得我是冷得冻入骨髓了，我們的寓所又冷，連茶都无法使我暖和过来；当我爬上床时，我象害热病一样地打起顫来了。我还記得，我那位寵愛我的母亲也打着顫，她倒不是因为冷，而是怕她的小寶貝、她的小塞廖沙伤风。她把我紧紧抱在胸口，在我們的被上盖了一件狐皮里子的緞子斗篷，——这件斗篷是母亲的妝奩的一部分。最后我暖和了过来，就睡着了；第二天早晨醒来时，我已經完全好了，我那担心着的母亲是說不出的高兴。我的妹妹和弟弟，当时留給了我父亲的姑母照管，住在西姆比尔斯克省楚拉苏伏的她的家里。我們將承繼她的财产，这是意料得到的事；但是当时她可一个錢也不給我父亲，因此他和他家里人常常感到手头很拮据；她甚至于連一个盧布都不肯借給他。我父母当时既然那么困难，但是却又跑到喀山来，我真不懂这是什么原因；反正我知道这总不是为了我就是了，不过这次

远行却影响了我的整个未来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完全給街上人們的行动吸引住了；我还是第一次看見这种情况，印象之深，使得我一个勁地俯在窗上不肯走开。我对跟我們一起来的女仆巴拉霞提出了許多問題，但她的回答不能使我滿意，因为她跟我一样，只知道一点儿；因此我就想法拉住了这寓所中的一个女仆，一連几个鐘头地拿种种問題盤問她，其中有一些問題她也答不上来。父亲和母亲到大教堂里去做禱告，而且有些事上別的地方去了；他們不肯帶我去，怕主显节^②季节里的严寒会叫我冻坏了。他們在家里吃了飯，黄昏时又乘馬車出去。我一天給这些新事物搞得很疲倦，因此在自个儿瞎扯着，听着巴拉霞东拉西扯的时候，比平常早一点睡着了。我刚睡着，就讓那个巴拉霞一只輕柔而细心的手推醒了过来；她說，有一輛雪車来接我，我必須立刻爬起来，去赴一个宴会，在那儿我将会看到我的父母亲。我穿上了我最好的衣服，洗了臉，梳了头发；接着我就給披上外套，乘上了那輛雪車，仍旧由巴拉霞伴着我一起去。我素来就怕羞；現在从孩子的甜睡中被弄醒过来，又給这样一件从未听见过的事吓了一跳，因此，当我們坐車穿过寂无一人的城中街道时，我心里就害怕起来，同时起了一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的預感。最后我們到达了那家人家。巴拉霞在門厅里取下我的外套，又把一路上她对我說了几次壮我胆子的話，低声地重复了一遍，然后領我朝客堂走去，在那里一个仆人打开門，我走了进去。

辉煌的灯光和喧闹的声音，吓得我在門边木然站住了。我父亲第一个看見我；他喊着說：“哦，新兵来了！”——这句话使我更加

① 这次旅行就是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末一章所提到的那次。

② 1月6日祝轉耶穌出現的节日。

吃惊。“你的前額！”——有人用极其宏亮的声音喊道，接着一个魁梧的男人从一張扶手椅上站起来，向我走了过来。我明白这句话的意义^①，害怕得本能地轉过身来就逃，直到在座的人大声地哄笑起来，我才停住了脚。我母亲却不觉得这个玩笑有趣：看見她的孩子害怕了，她的仁慈的心給搅得很不安，她跑到我这边，把我抱了起来，用她的話和撫爱来給我壯胆。我掉了几顆眼泪，不过，不一会儿就漸漸平靜了。

現在我得說明一下我給帶到了什么地方。这是我家的一个老朋友、馬克辛·克尼雅席維奇的房子，他以前在烏发住过几年，是我父亲在法院里的同事，后来他和妻子搬到了喀山，在喀山担任着和以前一样的工作。在年紀很青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了他的家乡塞爾維亞，接着在俄罗斯近卫騎兵队里搞到了一份差使；后来他以一种合法的資格給派到了烏发。他可以說是一个标准的南方的斯拉夫人，以誠摯和好客出名。他个子很高，相貌粗鹵，外表一眼看去，有些使人討厭；不过，心地却是挺好的。他的妻子，伊麗莎白，是俄国一个貴族的女儿。他們在喀山的房子显得很突出，因为門上刻有这样一句話：“善良的人們，欢迎光临。”（原注）——这是斯拉夫人殷勤好客的一个很好的說明。他們住在烏发的时候，我們是經常見面的，妹妹和我常跟他們两个大儿子德米特里和亞历山大一起玩耍。这两个孩子这时都在屋里，不过我沒有一下子就認出他們；等母亲跟我說了，提醒了我以后，我立刻喊了起来：“哦，媽，

（原注）門口的題詞不能过于冗長、累贅，所以一般都写成下列形式：“善良的人們，欢迎光临。”照古老的方式，只写“善良的人們”这几个字，也同样表示这个意思。

^① 从前俄国新兵在入伍时，經过医生檢查后，他們前面的头发立刻給剃去。这里是句双关語，当时学生入学也要剪去头发；參看下面第13—14頁。

一点不错，正是那两个教我怎么样用头顱去敲碎硬胡桃的孩子！”在座的人听了我这叫喊，都大笑起来。我的羞怯渐渐消失了，我很高兴地重新和我以前的两位游伴相见了。他们都穿着红领子的绿制服，据说他们在喀山的中学学校里读书。一个钟头后，他们乘车回学校去了；那天是星期天，两个孩子从校中回来，和他们的双亲同过一天，一直到晚上八点钟才回学校。

我一会儿就疲倦了；一面听着父母亲和我们的主人們談天，一面渐渐睡着了，正在这当儿，有几句话突然鑽进了我的耳朵，使我大吃一惊，把我的睡意全赶掉了。“是的，我的好朋友，亞历克賽·斯捷潘諾維奇和苏菲亞·尼柯拉耶芙娜，”——这是克尼雅席維奇先生的响亮而肯定的声音，——“請接受我的友善的忠告，把塞廖沙送到这里的中学学校里去吧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看得出，他是他母亲的宝贝儿子；她将要把他寵得变成一个老太婆啦。是这孩子应去学习点东西的时候了；在烏发，国民学校里的馬特維依·华西里耶維奇算是唯一的教师了，而他并没有什么本领；现在你们要住到乡下去了，那你就連馬特維依这样的教师也找不到啦。”我父亲說，他完全同意这个意見；但是我母亲一想到要和她的宝贝儿子分离，臉色立刻发白了，她非常激动地回答說：我年紀还小，身体又不好（这倒多少是真的），而且是这样的离不开她，使她无法一下子对这样一个变化作出决定。至于我呢，坐在那儿，与其說还有知觉，不如說已經死了，他們后來說的一些話，我既沒听清楚，也不了解。十点钟时，晚餐摆好了，但是母亲也好，我也好，兩个人都一口也咽不下。最后，接我来的那輛雪車把我們帶回了寓所。睡覺的时候，我象平常一样摟着我母亲，紧紧的抱住了她，我們倆都大声地抽咽了起来。我的声音哽住了，我只能說：“媽，別送我到学校里去呵！”她也抽咽着，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們弄得我的父亲簡直无法入睡。最后她下了决心：不管怎么样，她决不跟我分离。到快天亮的

时候，我們睡着了。

我們沒有在喀山久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父亲和克尼雅席維奇一家人曾繼續劝过我母亲，把我作为一个官費生送到那个城里的学校中去。他們劝她說，眼前正好有个空額，以后可能不会有了。但是什么都不能使她讓步，她斬釘截鉄地說，她至少得有一年工夫，才能有这种勇气，使她自个儿和我习惯于这种想法。这一切他們都瞞着我，而我呢，我相信我是决不会做这样一个可怕的灾难的牺牲品的。

我們駕着我們自己的馬匹，开始了長途旅行。我們先到西姆比爾斯克省，去接了我的弟弟和妹妹，然后渡过伏尔加河，来到了我的小妹妹安奴施卡耽着的新阿克薩柯伏。在那时候，你在烏发省順着乡道走上十几里地^①，見不到一个村庄；那一趟冬季旅程，在我現在看来，都是那么的可怕，光是回想一下，也令人厌恶。所謂乡道，不过是在积雪上由很少的几輛过往的轎車留下的一条車印；只要一起风，一陣新雪就会把它遮没得干干淨淨。在这样的一条路上，馬匹只得排成單行地走，而旅客呢，就只好一連七个鐘头、一刻也不休息地徐徐前进，驛站的每一站路可能有三十五里長，或者还要長点；而每一里路的長短又沒有一定的标准。因此，赶路的只好在半夜里出发，把孩子們从睡夢中喚醒，給他們穿上皮衣，然后把他們塞进那些雪車。雪車的滑木在干雪上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，对我的神經是一种繼續不断的折磨，在开头二十四小时内，我一直給搞得噁心难受。之后，为了吃东西和过夜，就在那些滿屋子炊烟、挤滿了小牛小羊和一窩窩小猪的茅屋里停下来，那种骯髒，那些气味，——天保佑任何人連做夢都別做到这一切吧！我还没有說到那一陣陣大风雪呢，这种大风雪有时候迫得我們在一些无名的

① 指俄里(Ворста)，下同。一俄里合1.067公里。

小村庄上停留下来，足足等上四十八个钟头，一直等到狂风平静为止。光回想一下这种情形就已经是够你受的了。不过，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我的亲爱的阿克薩柯伏，这一切也就都置之脑后了。

我又开始了和母亲在一起的快乐幸福生活，重新开始了我以前干的种种事情。我向她朗诵我的心爱的书本，——有益身心的儿童启蒙读物，以及希波克列尼，或文学的欣赏①，——真的，不仅第一次读的时候，每一次读，我都感到一种新的满足。我朗诵苏馬洛柯夫②的悲剧中的词句，其中我特别心爱的是送信人的几段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特地在腰上系了一条很闊的皮帶，在皮帶上插了一根撑窗子的木棒，代替宝剑。我跟妹妹（从她婴孩时起我就很喜欢她了）和弟弟玩耍，跟他们一起躺在地板上。地板上鋪着雪白的双层厚的卡尔梅茨克的草席，因为这样可以暖和些。我又开始教妹妹念书；但是开始时，她进步很慢，而且不想念，我当然不知道如何进行我的工作，虽然我对这件事非常热心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当时发觉到我简直没办法对我这位六岁的学生说明白，如何拼出一个字来。我絕望得放弃教她了，坐在屋角里的一張凳子上哭了起来；母亲問我为什么哭，我回答说：“妹妹什么也不懂。”跟以前一样，我把我的猫帶到床上跟我同睡；它是这样的依恋着我，随便走到哪里，都象一只狗一样地紧跟在我脚后。我誘捕了一些小鳥，或者用捕机把它們捉了来，然后把它們关在一間小房子里，这间小房子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寬敞的鷄舍了。我很喜欢我那些有双层羽毛、連腿上都長着羽毛的鷄子。我不在的当儿，它們給养在仆人屋

① 是1799—1801年莫斯科出版的一种周刊，由莫斯科大学教授薩哈茨基（Сухачкий，П. А. 1765—1809）主編。按：“希波克列尼”为拉丁字 Hipocrene 之譯音，它是希腊希列康山（Helicon）的泉水，相傳这条泉的水能启发詩人的灵感。

② 苏馬洛柯夫（Сумароков，А. П. 1718—1777）：俄国著名戏剧家和文艺批评家，18世纪上半期古典主义的典型代表。

子里的火爐下面，讓爐火烘得暖暖的。我留心地看著獵人捕鵲子、鴿子，或者在冬季住所里喂老鷹。有了這一切樂事，日子是再也不會嫌長的！

冬天就這樣過去了，接著春天又來到了，葉子綠了，花也開了，帶來了許多新的和生氣勃勃的歡樂的景象，——清冽的河水，磨坊和磨坊的水閘，穴鳥樹林，還有那個四面圍繞著新的和舊的布高魯斯蘭河道、種著遮陰的菩提樹和樺樹的小島。我一天要跑到這個島上去好幾次，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去；我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，好象給符咒鎮住了似的，我的心劇烈地跳動著，呼吸起伏不勻。不過最吸引我的事還是釣魚，我在我的跟班艾夫列馬·艾弗謝依奇的看管之下，專心一意地釣著魚。魚在布高魯斯蘭河的又清又深的水中成群結隊地游泳。這些水流正好流過老屋旁邊的那間房子的窗下，這房子是祖父生前為了使他的兒媳婦有一個自己住的地方而建造的。窗下面，有一棵枝葉茂盛的樺樹，斜俯在水面上，一根很粗的彎曲的樹枝，和樹干連起來，形成了一張天然的扶手椅，我很歡喜和妹妹兩人坐在这上面。但是，年深月久，河流已經把這棵樹沖洗得露出了樹根，因此它未老先衰，已向一邊傾倒下去；不過，它還活著，仍舊在長出枝葉來。旁邊有一棵小樹，那是後來的主人種的。

呵，那個不可思議的世界，人們生活中的童話，——許多成年人都以粗暴而輕率的態度對待了它，以嘲笑或少年老成的教言糟蹋了它，——現在到哪里去了？幸福的童年，是人生的黃金時代，它的回憶，可以使老人的心坎感到歡樂，也可以使老人的心坎感到痛苦。有過幸福的童年，而且能在後來回想起它的人是幸福的！許多人对那段時期都忽略了，或者沒有享受到什麼就過去了；因而在他的晚年時期所留存著的也只是對人們的冷漠，或者甚至對人們的殘酷的回忆。

我在一个孩子的幸福的陶醉中，无忧无虑地度过了那一个夏天。可是等到秋天一来，我在屋里坐着的时候比較多了，我看着母亲和听她講話的时候也更多了，我立刻就注意到她有了一种变化。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常常在对着我直瞧，有时候帶着一种暗暗担忧的特殊表情；我甚至还看到了她的眼泪，虽然她小心地遮掩着不讓我看見；我又难过又不安，于是我情意深切地纏着她，拿种种問題盤問她。起初，她对我保証說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是件毫不重要的事；但是不久，在我們的談話中，我开始听到她叹息着說我没有一个适当的教师，还說受教育对一个男孩子是必不可少的事。她說她宁願死，也不願意看到她的孩子們長大了成为无知无識的人；一个男人必須为国家服务，不受教育，他就不适合干那种事。当我了解了这些話的意义时，我的心下沉了，我明白我担心着的灾难并没有过去，而且已經临近了，进喀山那个学校是不可避免的了。我的母亲証实了我的推测：她說她已經下定了决心，我知道她是不輕易改变她的决心的。有好几天，我只是一味地哭着，不管她說的什么，我都不听，还假裝不懂。最后，她的眼泪，她的哄騙，她的理智的言論，加上亲切仁慈的爱撫，和她想看到我長大成为一个有学問的人的那种热切的願望，——这一切使我明白了，虽然我年紀很小，我却怀着一颗沉痛的心，对那等待着我的命运低头了。我在乡間的种种娱乐，現在竟已突然地失去了魅力：我覺得它們已全引不起我的兴趣；一切东西在我看来都是奇怪而討厭，只有对我母亲的爱，却大大地增加了，这种情况簡直使她吃了一惊。

现在我开始准备我的功課了。照我的年齡來說，我讀書讀得很好，但是字却写得很幼稚。算术方面，父亲早就把他所懂得的初步的算术四則試着教过我了；但是我这个学生实在太愚笨、太懶惰了，因此他当时也就沒再繼續教下去。現在可完全不同了：在兩個月內，我学会了四則，虽然算术的其余部分我已經完全忘記，但是

四則我還記得。在出發上喀山之前的這段時間，我都花在和父親一起溫習功課上面。對於臨帖書寫，我也變得很熟練。所有這一切功課，我都是在母親的眼前做的，而且完全僅僅是為她才做的。她說過：要是我不能夠光榮地通過入學考試（在这次考試時就得考這幾門功課）的話，她會羞得臉紅的，還說她深信我的成績一定會很好；光這些勸誘對我就已經很夠了。我一步也不願意離開她身邊。當她叫我到外面去玩，或者去看看我的鴿子和老鷹的時候，我什麼地方也不肯去，總是這樣地回答她說：“我不去，媽。”為了使我們快分別了這個想法習慣起見，她經常不斷地和我講述學校和受教育的事情；她說，她決定以後把我送到莫斯科去，把我安置在一個大學的附屬的寄宿學校里，當她自己還只是一個十七歲的姑娘的時候，她就曾經直接從烏發把她的兩個弟弟送到那個學校去上學。我的智力超過了我的年齡；因為我自個兒曾經讀了許多書，尤其是為我母親朗誦過許多書，其中有幾本，對我的年紀來說，是太高深了。說到這一點，我必須附加說一句，我的母親是我經常的同伴；而成人的友誼對孩子的心靈的發展，起着怎麼樣的作用，這是眾所周知的。因此，她能對我談談受過教育的人有哪些勝過無知無識的人的地方，而我呢，也能了解她的這些話。她是一個異常聰明的人，具有非凡的表達力；她會帶着一種無法抵禦的熱情，講出她心坎里的話語，她對我的影響是決定性的，超過一切的。到最後，她已使我自己覺得很有勇氣，使我一心只希望儘快地實現她的心願和不辜負她的希望，我甚至於不耐煩地指望着早點啟程到喀山去了。我母親看上去是勇敢的，高興的；但是她作了多大的努力啊！她一天天越來越瘦，越來越蒼白了；她始終沒有流眼淚，但是她把自己關在房間里的時候却比以前多了，而且常常作禱告。這是她愛她的孩子的真正的証明，是完全无私的，自我犧牲的感情的最好的實例！我小時候，老是害病，有一段時期，整整幾年，她都

沒有离开过我的床鋪；沒有人知道，她是在什麼時候睡的，也只有她的手，肯來耐心地撫摸我。後來有一次她聽說我在學校里病倒了，躺在醫院里，她立刻就在春天化冰的時候過了卡瑪河，當時這條河上的交通已經完全斷絕，那變了色的、膨脹的冰，是隨時都可能破碎的。但是這一切情愛都抵不上她把孩子送到學校里去的決心；這所中學是公家辦的，離家有四百里遠，而這個她簡直當作寶貝的孩子，只不過八歲，身體又不強壯，一直是嬌生慣養的；然而她還是這樣做了，因為沒有別的方法可以使他獲得教育。

冬天又來到了，十二月里，我們動身往喀山去。為了在回來的路上可以減輕些我母親的悲哀，我父親堅持着要帶我的大妹妹和我們一起去；我的弟弟和小妹妹給留在家裏，和我們的姑母泰嘉娜耽在一起。在喀山，我們跟頭一年一樣，仍舊住在阿列斯托夫太太的房子的那兩間屋裏。在動身之前，父親母親已經和克尼雅席維奇先生通過信，知道那所中學里還有一個官費生的空額，而且他們已經為我準備了爭取這個空額的一切必要的文件。這樣，兩個星期後，父親通過克尼雅席維奇先生和所有有關的官員結識了，同時虔誠地向上帝作過了禱告，他就把申請書送到中學校長比根先生那兒去了。

學校管理委員會指定教務長卡馬謝夫先生對我熟練的課程進行考試，別尼斯醫生為我檢查體格。卡馬謝夫當時請假，沒有在校內，他的職務一部分交給了一個宿舍學監、華西里·烏巴狄謝夫斯基代理；考查學業，本來是由卡馬謝夫負責的，現在由那位高級班的俄國文學教師列夫·列維特斯基代為執行。事實證明，這兩個人都是和藹可親的，而烏巴狄謝夫斯基不久就成了我自己和我母親的一個真正的守護神：要不是有這樣一位和善的好朋友，我真不知道我們會怎麼樣呢。當我父親到校長家里去交申請書的時候，他帶了我一起去；那位校長是一個非常親切的人。接着，因為列維

特斯基身体不舒服，没能来出席管理委员会的会议，父亲就把我带到了他的寓所里。他也是一个非常和蔼而快乐的人；他血色很好，而且，尽管他还很年青，人已经相当胖了。他接待我们的方式使我们两人都很高兴。他一见面就吻我和拥抱我。接着他递给我几本书让我读，——卡拉姆辛①的散文和德米特里耶夫②的诗，——他发觉我读的时候很懂，而且富于感情，感到很高兴。然后他就叫我写；结果我写的字也使他很满意。在算术四则上，我也显得很在行；但是，列维特斯基，以一个文学教师的固有的气质，毫不隐讳地表示了他瞧不起算术。

考试完毕后，他大大地称赞我，对我这样年纪的一个男孩子，又是住在乡下的，能够准备得这样好，感到很惊奇。“请告诉我，是谁教他写的？”他愉快地笑着问我父亲，“你自己写的字可并不高明呵。”我的父亲听到他这样赞扬自己的儿子，高兴和感动得几乎眼泪都要流出来了，他非常热切地回答说，这全得归功于我在母亲的管教之下的自己的苦学，我简直是离不开我母亲的；而他自己呢，只教了我算术。他接着告诉他：我们不过是最近才搬到乡下去的，我母亲原是一个非常爱好书籍和诗歌的人，她的父亲在一个省城里身居要职，而她的整个青年时期，正是在那省会里度过的。“呵，”列维特斯基说，“现在我才明白到德行、甚至于优雅的特性了，这在令郎的身上表现了出来；这是一个女人的教育工作的成果，一位有教养的母亲的劳动的结晶。”我们离开那幢房子时，完全给他迷住了。

① 卡拉姆辛(Карамзин, Н. М. 1766—1826): 俄罗斯名作家，代表作有感伤主义的小说可怜的丽莎，他同时是语言改革家，“在罗斯第一个用活的社会语言代替了死的书本语言。”(别林斯基)

② 德米特里耶夫(Дмитриев, И. И. 1760—1837): 俄罗斯诗人、讽刺作家和寓言作家，属感伤主义派，他在文字改革上拥护卡拉姆辛。

別尼斯醫生——他在拉特斯基街上有一幢很漂亮的房子——很殷勤地接待我們，毫無留難地給了我一張身體健康和強壯的證明書。回到家裏的時候，我看出我母親哭過了，儘管她的眼睛有一種特色，眼淚不會使她那亮晶晶的眼珠蒙上陰影，而且不會留下痕迹。父親很熱切地把經過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。我母親看着我的那一種表情，縱使我再活上一百年，我也決不會忘記的。她把我摟在懷裏，說道：“你使我感到幸福，感到驕傲！”我還能說什麼呢？至於我自己，我也感到驕傲和幸福，而且有了勇氣。

母親去拜訪了別尼斯醫生的妻子，而且認識了醫生本人。要對我母親的年青、美貌、她的聰穎和悲哀不发生好感，這是很難的；他倆完全愛上了她，那位醫生還答應她說，不管我生什麼病，即使一点点小毛病，我都會受到醫術上的一切照顧，這是一個可怕的諾言，——照我現在的理解，——因為我才怕受到醫藥方面的過分關心呢；不過這在當時却多少安慰了我的可憐的母親。

華西里·烏巴狄謝夫斯基是一個繅夫，他自己的兩個兒子都是官費生。我的父親和他結識了，並且請他到我們的寓所來玩。我母親欣然接待了他，他對她很有好感，而且能夠了解到她那母性的熱誠。在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，他就答應了她兩件事情：一星期後，把我轉調到他自己的宿舍里去，——要是一下子就把一個新生調過去的話，人家可能要認為這明明是偏袒；而且要比對他自己“那一对頑皮家伙”（指他的兒子）更親切地照顧我。這兩項諾言後來全認真地履行了。現在我似乎看見了他這個人，一張和善而親切的面孔，右臂吊在一條闊闊的黑絲帶上；那隻手是在一門大炮爆炸時給炸掉的，他在臂上縛了一隻里面塞滿了棉花的黑手套。不過，他用他的左手寫字却是寫得挺好挺出色的。

最後，一切手續都已辦妥，管理委員會里的人決定准許我以官費生入學了。人家給我量過了做新制服的尺寸，現在新制服已經

做好了。到这时候，我母亲和我还依然很紧张。我們驅車到大教堂里，对喀山的三个“創造奇迹的”圣者古里、华尔苏諾費和希尔曼作了禱告；我从大教堂直接給送到学校里，父亲和母亲把我托給了烏巴狄謝夫斯基亲自照管。我的跟班艾夫列馬·艾弗謝依奇跟我留在一起，在学校的宿舍里干杂差。分別的时候，那是可以想得到的，流了不少眼泪，說了不少祝福的話，以及許多好心的劝告；不过，並沒有特別的事情。上午十点鐘我給帶到了学校里，当时第二課剛好开始（原注），孩子們都在楼上教室里了。楼下寢室里一个人也沒有，因此我的母亲能够仔細地察看了一下寢室，看看我要睡的那張床；她对这一切安排似乎都很滿意。父亲母亲一走之后，烏巴狄謝夫斯基就拉着我的手，把我領去上习字課，在那里，他把我介紹給一位教师，說我是一个脾气很好的孩子，同时請他对我特別留意点。我給安置在一張和別的課桌隔开的課桌上，和另外几个新生坐在一起，我們彎彎扭扭地写了起来。我完全惊呆了，覺得这一切好象是一个夢；不过我沒有感到恐惧或悲哀。中飯之后，——那頓中飯是怎么吃的我全記不起来了，——我穿上了一件制服，系上一条呢絨領巾，我的头发給剪短了。然后我們成双列縱队排在操場上，——我旁边的男孩子是符拉狄米尔·克拉夫，——先生立刻教我們如何开步走。我机械地从头到尾都照着做了，好象不是我自个儿在走似的。放学的时候，烏巴狄謝夫斯基在門口等我，他說：“你母亲在等着你哩。”然后他把我帶到了会客室里，我的父亲母亲都站在那儿。

我父亲看見我的时候，他笑着說：“呵，人家要不認得塞廖沙

（原注）冬季第一課8点鐘开始，第二課10点鐘开始；12点放午学，半小时后吃午飯。夏季7点鐘开始上課，11点放午学，正12点吃中飯。下午，一年四季都在2点鐘上課，6点鐘放学；8点鐘晚餐，9点鐘就寢。夏季我們5点鐘起床，冬季6点鐘。

了！”——我的母亲呢，她开头認不出我，接着举起双手，一声喊叫，昏倒在地上了。我大喊一声，也在她的脚边倒了下去。烏巴狄謝夫斯基正在往門縫里張望，吃了一惊，連忙跑来幫我們。我母亲的昏迷，一直持續了差不多有半个鐘头，父亲是吓慌了，可憐的烏巴狄謝夫斯基吓得只好把医院里的里特尔、那位医生的助手請了来，这位助手給我母亲吃了一点药，叫我也吞了一点。母亲苏醒过来时，身体軟弱无力；好心腸的烏巴狄謝夫斯基自动地放我假，讓我回家过夜。他說：“卡馬謝夫先生回来听到这件事，可能会生我的气；他自己是决不会准孩子請假的。不过不要担心，——一切責任由我来承担好了；只是請你明天七点鐘，在吃早飯之前把他帶回来就是了。”对他这样的好意，我們是說不出的感激；于是我們就到我們的寓所里去了。在家里，母亲再三考虑之后，她自个儿鼓起了勇气，这使我也有了勇气。她強自鎮靜地看着我剪成平頂的头，在这头上，現在她的手再也摸不到軟軟的卷发了，她再看看那条領巾，它已經把我脖子上的柔嫩的皮肤都擦破了，我的脖子即使系一条絲質的手巾也是不习惯的。对一切事情，她都自有一种叫我們不得不信服的很好的理由。一种新的力量使我們兩人都坚强起来和下了决心。第二天，我七点鐘前到了学校里。我母亲每天来看我兩次，——中午吃飯之前一次，下午六点鐘再来一次；上午来看我只可逗留半个鐘头，不过，晚上这一次，我可以和她一起耽上一个半鐘头。我們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似乎很宁靜，甚至于很高兴；但是我从父亲的阴郁的面孔上看出来，当我不在她跟前的时候，那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。

几天以后，父亲深信事情是不能这样子下去的，这样一次次的会面 and 分手，只会引起徒然的痛苦；他和克尼雅席維奇先生商議了一下，他們兩人决定立刻就把我母亲帶回乡下去。决定是容易的，实行起来却很棘手，这一点我父亲很明白；可是，叫他大为高兴和